

金

史

二
四

列傳第三十三

金史九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進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移刺履

張萬公

蒲察通

粘割斡特刺

程輝

劉瑋

董師中

王尉

馬惠迪

馬琪

楊伯通

屈龐古鑑

移刺履字履道遼東丹王突欲七世孫也父聿魯早亡聿魯之族兄興平軍節度使德元無子以履爲後方五歲晚卧廡下見微雲往來天際忽謂乳母曰此所謂卧看青天

行白雲者耶德元聞之驚曰是子當以文學名世及長博學多藝善屬文初舉進士惡搜檢煩瑣去之廕補爲承奉班祇候國史院書寫世宗方興儒術詔譯經史擢國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一日世宗召問曰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嘉謀忠節良可稱歎近世何故無如徵者履曰忠嘉之士何代無之但上之人用與不用耳世宗曰卿不見劉仲晦張汝霖耶朕超用二人者以嘗居諫職屢有忠言故也安得謂之不用第人材難得耳履曰臣未聞其諫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事開諫諍之門天下幸甚初議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

部以所學不同未可槩稱進士詔履定其事乃上議曰進士之科起于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時雜以箴銘賦詩至文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試策今女直諸生以試策稱進士又何疑焉世宗大悅事遂施行十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俄遷修撰二十年詔提控衍慶宮畫功臣像過期降應奉踰年復爲修撰轉尚書禮部員外郎章宗爲金源郡王喜讀春秋左氏傳聞履博洽召質所疑履曰左氏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皆聖賢純全之道願留意焉王嘉納之二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同修國史翰林修撰表進宋司馬光古文孝經指解曰臣

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爲急而光獨以此進其君有天下者取其辭施諸宇內則元元受賜俄以疾乞補外世宗曰履多病可與便州遂授薊州刺史無幾召爲翰林待制同修國史明年擢尚書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世宗崩遺詔移梓宮壽安宮章宗詔百官議皆謂當如遺詔履獨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於離宮乎上曰朕日夜思之捨正殿而奠於別宮情有所不忍且於禮未安遂殯於大安殿二十九年三月進禮部尚書兼翰林直學士賜大定三年孟崇獻榜下進士及第七月拜參知政事提控刑修遼史明昌元年進尚書

右丞初河溢曹州帝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河決何也履曰春秋止是魯史所以鮮及他國事二年六月薨年六十一是日履所生也謚曰文獻履秀峙通悟精曆筭書繪事先是舊大明曆舛誤履上乙未曆以金受命于乙未也卅服其善初德元未有子以履爲後旣而生子震德元歿盡推家貲與之其自禮部兼直學士爲執政乃舉前代光院故事以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榮之

張萬公字良輔東平東阿人也幼聰悟喜讀書父彌學夢至一室榜曰張萬相公讀書堂已而萬公生因以名焉登正隆二年進士第調新鄭簿以憂去服闋除費縣簿大定

四年爲東京辰渌鹽副使課增遷長山令時土寇未平一旦至城下者幾萬人萬公登陴諭以鄉里親舊意衆感悟相率而去邑人賴之爲立生祠久之補尚書省令史擢河北西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改大理評事就陞司直四遷侍御史尚書右司員外郎丞相徒單克寧嘗謂曰後代我者必汝也俄授郎中敷奏明敏世宗嘉之謂侍臣曰張萬公純直人也尋遷刑部侍郎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選爲南京路提刑使以治最遷御史中丞會北邊屢有警上命樞密使夾谷清臣發兵擊之萬公言勞民非便詔百官議於尚書省遂罷兵尋爲彰國軍節度使明昌二年知大

興府事拜參知政事踰年以母老乞就養詔不許賜告省
親還上問山東河北粟貴賤今春苗稼萬公具以實對上
謂宰臣曰隨處雖得雨尚未霑足柰何萬公進曰自陛下
即位以來興利除害九益國便民之事聖心孜孜無不舉
行至於旱災皆由臣等若依漢典故皆當免官上曰卿等
何罪殆朕所行有不逮者對曰天道雖遠實與人事相通
唯聖人言行可以動天地昔成湯引六事自責周宣遇災
而懼側身修行莫不修飾人事方今宜崇節儉不急之務
無名之費可俱罷去上曰災異不可專言天道蓋必先盡
人事耳故孟子謂王無罪歲左丞完顏守貞曰陛下引咎

自責社稷之福也上由是以萬公所言下詔罪已進士李邦乂者上封事因論世俗侈靡譏涉先朝有司議言者罪上謂宰臣曰昔唐張玄素以桀紂比文皇今若方我爲桀紂亦不之罪至於世宗功德豈容譏毀顧問萬公曰卿爲何如萬公曰譏斥先朝固當治罪然舊無此法今宜定立使人知之乃命免邦乂罪惟殿三舉其奏對詳敏多類此四年復申前請授知東平府事諭之曰卿在政府非不稱職以卿母老乞侍養特畀卿郡以遂孝養朕心所屬不汝忘也萬公謝且捧書言曰臣狂妄有一言欲今日以聞會受除未及耳夫内外之職憂責如一畎畝之臣猶不忘君

芻蕘之言明主所擇伏望聖聰省察上嘉納之六年改知
河中府時軍興調發叢劇悉爲寬假使民力易辦人爲繪
像於薰風樓又建去思堂移鎮濟南以母憂去職卒哭詔
起復拜平章政事躡遷資善大夫封壽國公時李淑妃有
寵用事帝意惑之欲立爲后大臣多不可御史姬端修上
書論之帝怒御史大夫張昞削一官侍御史路鐸削兩官
端修杖七十以贖論淑妃竟進封元妃又大兵雖罷而邊
事方殷連歲旱暵災異數見又多變更制度民以爲弗便
而又改之紛紛無定萬公素沉厚深謹務安靜少事以爲
治與同列議多不合然頗嫌畏不敢犯顏強諫須帝有問

然後審畫利害而質言之帝雖從而弗行也萬公於是兩上表以哀病旬間詔諭曰近卿言數事朕未嘗行乃朕之過卿年未老而遽告病今特賜告兩月復起視事初明昌間有司建議自西南西北路沿臨潢達泰州開築壕塹以備大兵役者三萬人連年未就御史臺言所開旋爲風沙所平無益於禦侮而徒勞民上因旱災問萬公所由致萬公對以勞民之久恐傷和氣宜從御史臺所言罷之爲便後丞相襄師還卒爲開築民甚苦之主兵者又言比歲征伐軍多敗衄蓋屯田地寡無以養贍至有不免飢寒者故無闔志願括民田之冒稅者分給之則戰士氣自倍矣朝

臣議已定萬公獨上書言其不可者五大略以爲軍旅之後瘡痍未復百姓拊摩之不暇何可重擾一也通檢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盡適足以增猾吏之敝長告訐之風二也浮費侈用不可勝計推之以養軍可歛不及民而無待於奪民之田三也兵士失於選擇強弱不別而使同田共食振厲者無以盡其力疲劣者得以容其姦四也奪民而與軍得軍心而失天下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五也必不得已乞以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蒔之以所入贍軍則軍有坐獲之利而民無被奪之怨矣皆不報一日奏事上謂萬公曰卿昨言天久陰晦亦由人君用人邪正不分君

子當在內小人當在外甚有理也然孰謂小人萬公奏張
煒田櫟張嘉貞等雖有才幹無德可稱上即命三人補外
泰和元年連章請老不許遷榮祿大夫賜其子進士及第
明年章再上有旨得非卿有所言朕有不從者乎或同列
情見不一而多違卿意邪不然何求去如是之數也萬公
謝無他第以病言三年正月章再上不允加銀青光祿大
夫三月歷舉朝臣有名者以自代求去甚力上知其不能
留諭曰朕初即位擢卿執政繼遷相位以卿先朝舊人練
習典故朕甚重之且年雖高而精力未衰故以機務相勞
爲卿屢求退去故勉從之甚非朕意也加金紫光祿大夫

致仕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鎮撫之先任
完顏守貞卒於是特起萬公知濟南府山東路安撫使山
東連歲旱蝗沂密莒莒維五州尤甚萬公慮民飢盜起當
預備賑濟時兵興國用不給萬公乃上言乞將僧道度牒
師德號觀院名額并鹽引付山東行部於五州給賣納粟
易換又言督責有司禁戢盜賊之方上皆從之宋人請和
復乞致仕許之加崇進仍給平章政事俸之半泰和七年
薨命依宰臣故事燒飯賻葬贈儀同三司謚曰文貞萬公
淳厚剛正門無雜賓典章文物多所裁正上嘗與司空襄
言秋山之樂意將有事於春蒐也顧視萬公萬公曰動何

如靜上改容而止輔政八年其所薦引多廉讓之士焉大
安元年配享章宗廟庭

蒲察通本名蒲魯渾中都路胡土愛割蠻猛安人也熙宗
選護衛見通名以筆識之通以父老懇乞就養衆訝之曰
得充侍衛終身榮貴今乃辭過人遠矣朝廷義而從之後
因會壘宋王宗望於房山以門閤加昭信校尉授頻舍改
御院通進海陵伐宋隆州諸軍尤精銳付通總之兵壓淮
令通率騎二百先濟覘敵及弇中敵兵躍出通按兵直前
傍有舞槊來刺者回身射之應弦而斃諸軍併擊敗之海
陵召見喜形於色曰兵事定汝勿憂爵賞至揚州通營別

屯是夜海陵遇弒有來告者通欲執而殺之續聞其實哀
悶仆地衆掖而起徑入營門哭之軍還入見世宗顧謂近
臣曰朕素知是人幼嘗從游性溫厚有識慮又精騎射授
尚廐局副使又諭近臣曰常令見朕欲問以事而考其言
朕將用之窩斡反命通佩金符詣軍前督戰賊破以功授
世襲謀克奚人亂承詔繼往泣軍遷本局使以母喪免起
爲殿前右衛將軍兼領閑廐尋命其子蒲速烈尚衛國公
主出爲肇州防禦使賜以金仍諭以補外之意因戒敕之
語在世宗紀中尋擢蒲與路節度使移鎮歸德軍遷西南
路招討入知大興府事除殿前都點檢初大理卿闕世宗

欲令通爲之問宰臣對曰通點檢器也上曰點檢繁冗無由顯其能通明敏才幹正掌法之官又曰通之機識崇尹不及也大定十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詔議推排猛安謀克事大臣皆以爲止驗見在產業定貧富依舊科差爲便通言必須通括各謀克人戶物力多寡則貧富自分貧富分則版籍定如有緩急驗籍科差富者不得隱貧者不重困與一例科差者大不侔矣上是通言謂宰臣曰議事當如通之盡心也閱三歲進平章政事封任國公世宗將幸上京以通朝廷舊人命爲上京留守先往鎮撫之二十五年除知真定府事世宗曰朕復欲相卿惜卿老矣故以